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

第一回 一霎狂潮陸沉奴樂島 卅年影事托寫自由花

江山吟罷精靈泣，中原自由魂斷！金殿才人，平康佳麗，間氣鍾情吳苑。輶軒西展，遽瞞著靈根，暗通瑤怨。孽海飄流，前生冤果此生判。群龍九窟宵戰，值鈞天爛醉，夢魂驚顛。虎神營荒，鸞儀殿辭，輸爾外交纖腕。大千公案，又天眼愁胡，人心思漢。自由花神，付東風拘管。卻說自由神，是哪一位列聖？敕封何朝？鑄象何地？說也話長。如今先說個極野蠻自由的奴隸國。在地球五大洋之外，哥倫布未闢，麥哲倫不到的地方，是一個大大的海，叫做「孽海」。那海裡頭有一個島，叫做「奴樂島」。地近北緯三〇度，東經一百八〇度。倒是山川明麗，花木美秀；終年光景是天低雲黯，半陰不晴，所以天空新氣是極缺乏的。列位想想：那人所靠著呼吸的天空氣，猶之那國民所靠著生活的自由，如何缺得！因是一般國民，沒有一個不是奄奄一息，偷生苟活。因是養成一種崇拜強權、獻媚異族的性格，傳下來一種什麼運命，什麼因果的迷信。因是那一種帝王，暴也暴到呂政、奧古士都、成吉思汗、路易〇四的地位，昏也昏到隋煬帝、李後主、查理士、路易〇六的地位；那一種國民，頑也頑到馮道、錢謙益的地位，秀也秀到揚雄、趙子昂的地位。而且那島從古不與別國交通，所以別國也不曉得他的名字。從古沒有呼吸自由的空氣，那國民卻自以為是：有「吃」，有「著」，有「功名」，有「妻子」，是個「自由極樂」之國。古人說得好：「不自由毋寧死。」果然那國民享盡了野蠻奴隸自由之福，死期到了。去今五〇年前，約莫〇九世紀中段，那奴樂島忽然四周起了怪風大潮，那時這島根岌岌搖動，要被海若卷去的樣子。誰知那一般國民，還是醉生夢死，天天歌舞快樂，富貴風流，撫著自由之琴，喝著自由之酒，賞著自由之花，年復一年，禁不得月嚙日蝕，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，平白地天崩地塌，一聲響亮，那奴樂島的地面，直沉向孽海中去。

噢，噢，噢！原來這孽海和奴樂島，卻是接著中國地面，在瀚海之南，黃海之西，青海之東，支那海之北。此事一經發現，那中國第一通商碼頭的上海——地球各國人，都聚集在此地——都道希罕，天天討論的討論，調查的調查，禿著幾打筆頭，費著幾磅紙墨，說著此事。內中有個愛自由者聞信，特地趕到上海來，要想偵探偵探奴樂島的實在消息，卻不知從何處問起。那日走出去，看看人來人往，無非是那班肥頭胖耳的洋行買辦，偷天換日的新政委員，短髮西裝的假革命黨，胡說亂話的新聞社員，都好像沒事的一般，依然又麻雀，打野雞，安壇第喝茶，天樂窩聽唱；馬龍車水，酒地花天，好一派升平景象！愛自由者倒不解起來，糊塗塗塗，昏昏沉沉地過了數日。這日正一個人悶悶坐著，忽見幾個神色倉皇、手忙腳亂的人奔進來嚷道：「禍事！禍事！日俄開仗了，東三省快要不保了！」正嚷著，旁邊遠遠坐著一人冷笑道：「豈但東三省呀！〇八省早已都不保了！」愛自由者聽了，猛吃一驚心想剛剛很太平的世界，怎麼變得那麼快！不知不覺立了起來，往外就走。一直走去，不曉得走了多少路程。忽然到一個所在，擡頭一看，好一片平陽大地！山作黃金色，水流乳白香，幾〇座玉宇瓊樓，無量數瑤林琪樹，正是華麗境域，錦繡山河，好不動人歎羨呀！只是空蕩蕩、靜悄悄沒個人影兒。愛自由者走到這裡，心裡一動，好像曾經到過的。正在徘徊不捨，忽見眼前迎著面一所小小的空屋。愛自由者不覺越走越近了，到得門前，不提防門上卻懸著一桁珠簾；隔簾望去，隱約看見中間好像供著一盆極嬌艷的奇花，一時也辨不清是隋煬帝的瓊花呢？還是陳後主的玉樹花呢？但覺春光澹宕，香氣氤氳，一陣陣從簾縫裡透出來。愛自由者心想，遠觀不如近睹，放著膽把簾子一掀，大踏步走進一看，哪裡有什麼花，倒是個螭首蛾眉、桃腮櫻口的絕代美人！愛自由者頓嚇一跳，忙要退出，忽聽那美人喚道：「自由兒，自由兒，奴樂島奇事發現，你不是要偵探麼？」愛自由者忽聽「奴樂島」三字，頓時觸著舊事，就停了腳，對那美人鞠了鞠躬道：「令娘知道奴樂島消息嗎？」那美人笑道：「咳，你瘋了，哪裡有什麼奴樂島來！」愛自由者愕然道：「沒有這島嗎？」美人又笑道：「呸，你真呆了！哪一處不是奴樂島呢？」說著，手中擎著一卷紙，鄭重地親自遞與愛自由者。愛自由者不解緣故，展開一看，卻是一段新鮮有趣的歷史，默想了一回，恍恍惚惚，好像中國也有這麼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；自己還有一半記得，恐怕日久忘了，卻慢慢寫了出來。正寫著，忽然把筆一丟道：「呸，我瘋了！現在我的朋友東亞病夫，驀然自號著小說王，專門編譯這種新鮮小說。我只要細細告訴了他，不怕他不一回一回的慢慢地編出來，豈不省了我無數筆墨嗎？」當時就攜了寫出的稿子，一徑出門，望著小說林發行所來，找著他的朋友東亞病夫，告訴他，叫他發布那一段新奇歷史。愛自由者一面說，東亞病夫就一面寫。正是：

三〇年舊事，寫來都是血痕；

四百兆同胞，願爾早登覺岸！

端的上面寫的是些什麼？列位不嫌煩絮，看他逐回道來。